

澤州府志

藝文

卷三十一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七

賦

冀州賦

漢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元玉於  
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  
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  
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彊  
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駮雷駕  
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趨千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一

乘靈亂萬騎屈矯嘻嘻旭旭天地稠嶽簌邱跳巒湧渭躍涇  
秦神下讐跖魂負沴河靈鬻踢風華蹈衰遂臻陰官穆穆肅  
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序網緼元黃將紹厥后於是  
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虜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  
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  
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  
嵩高兮眇隆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  
城滅南巢之坎垠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  
岳之嶢峭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  
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  
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虜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  
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勾芒與

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  
踰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鍊石補天賦

唐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  
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燾仰  
周普磨礪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慚於山  
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  
能言而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  
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  
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嵯峨不墜皆投質於輕清若乃元  
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鄉雲初觸當碧落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

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  
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煙尚疑苔點降  
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煉眷無親而克  
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  
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  
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  
取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  
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淒其是知補上天於  
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  
殘夜爲韻

紘于俞

配乎地者惟山麗乎天者惟日登峇堯之峻極見曠曠之初  
出廓靈海百川之宗孕金烏千里之質泛圓光於沆瀣煥鮮

耀而灑溢雖騰輝於碧浪之中詎侔色於紅萍之實觀夫烈  
靈曠赫炎晴擘洪波歆太清馮夷駭躍罔象奔驚照耀兮驪  
珠潛吐矐朗兮龍燭忽生愕羣仙於金鏡驚天鷄於玉京巨  
浸半涵猶韜普天之美人寰尚暝孰識未融之明懿其千仞  
可躋四目斯在危岫陵乎碧落日域遼乎蒼海既登陟以遐  
觀知蒙汜之浴彩晨光乍分夜色未改昇黃道而將始臨下  
土而有待晝明夕晦徒觀其躔次之常出有人無孰測夫陰  
陽之宰氣澄霧卷月落星殘流暉電曜散彗虹攢將煥爛以  
下燭出浩淼而上干掛扶桑而杲杲昇陽谷而團團敷九華  
而艷奕燦三山之峰巒且幾升天無憂於見渫已能烜物寧  
患乎初寒順寅賓而不忒爍溟漲之無端乘變化而復往得  
沐浴乎波瀾於是游太極辭殘夜羲和敬導運行有舍得天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三

能久克彰乎眞明委照無私不間於夷夏嘗傾藿而久俟冀  
餘光之一借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二同  
前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崖直  
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靄杲杲之初出將以測晷度窮  
節汨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當其陰兔  
傾晨鷄鳴捫葛藟陟崢嶸挺身於重巘肆目於八紘天地廓  
烟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曛曩而有竟燭浩淼而方呈  
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浮波上疑萍實初生皦爾下土煥  
乎上征觸高濤而暫滅泛輕浪而還明曙色漸分晨光未改  
濛汜拂浪扶桑浴彩將黃道以麗天必青方而浮海豈韜映  
之爲美實照臨而有待是豈望莫遠乎日域登莫峻乎天壇

彼以離而取象此以艮而居安考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溟漲無端况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俾下土而式觀三足翱翔若刷乎渤澥重輪輝煥如歷乎波瀾映嵎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升紅綵下沉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雲表之峰巒誠變化之相詭諒始終之莫殫泊夫出溟渤照戎夏昇九天辭午夜羲和整轡而直上葵藿傾心而皆仰亦何必登日觀之峰而後望神明之舍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三以題字爲韻

客有曉躡稜層高山獨登覽煙嵐之忽斂見海日之初昇赫彩旁照炎光上騰影乍搖而滿目霞碎波不動而長空血凝由是倚危巒立天壇夜色既啓炎精始團赤氛上煥於雲路朱輪乍碾於波瀾照耀一海之中剖開萍實分明百丈之外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四

洗出金盤浩渺無涯瞳朦在望高若崢嶸之頂下視赫曦之狀焚爇巨浸浮沉奔浪陽烏浴羽而載飛羲和按轡而直上不沉乎泉將麗乎天爍雲濤而有曜類庭燎而無烟赫赫光滿規規質圓纒湧出於溟渤之底已見盡乎巖嶺之巔所以躋高峰翫丹彩明暗既分升沉斯在望若木之初出疑查上天河想陰火之潛照見焰燒滄海出水未遠騰飛已殷托高跡於巖崒之際指大明於顧盼之間湧上扶桑謂蟠桃之有藥照出仙島疑燭龍之映山欵赫滿空淵渟沃日當銀漢而炫晃泛金波以洋溢巨鯨之冥目霍張洪爐之鑄鏡飛出及登乎軌度射破氛霧洗光華而不溼衝塵埃而寧污倚九天以照臨見百川之奔赴故游者徙倚遐望徘徊久駐因物屬辭愧升高而能賦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四同前韻

蔣防

山有極天崇萃冠羣嶽而首出下壓溟渤之竒岸平視扶桑之初日天光海上曛曛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孱顏俄而陽開陰閉翕輳廻還曳晨光於莽蒼之外走狂電於溟濛之間高焰忽興瀾汗而洪濤血赤半規猶隱洪彤而青帝朱殷及其旋轉將昇睢盱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照三山而鼎足相向杲杲茲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氛埃金汁下融躍紅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跋烏上搏萬象昭著二儀霍寬驚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圃畦想葵藿之俱靡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獨立嵯峨曠瞻晷度躔次一道暉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五

冲之目盡觀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巔赤玉之盤燭地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羲和振鞭溼光而長波初沃暖氣而孤峰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寰抱之珥照不波之海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則知大明之麗天兮可捧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崩倘躋攀之有路願觀光而一登

藺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爲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藺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輕生以抗秦旣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乎於四隣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四郊之役巾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閑過鯨口而無惕卒一言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苟

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遄征不遑底寧望紫氣之  
函谷出黃砂之井陘旣臻天府之地遂造雲龍之庭秦君方  
臨丹陛案青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伐  
靈鼉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  
威以逞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而知機弗詭辭以恭順温  
如之質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悛  
西隣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  
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爲相如之慕藺連城棄諸良  
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晚而褐  
懷之已遠生芻之質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感山賦

并序

宋

崔伯易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六

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爲之賦其辭曰曲轅先  
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  
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  
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  
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賔請愈勤於是爲論山中之物山  
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  
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  
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  
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屹  
屹嶮無復平地陵轍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  
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  
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

柳以張亂則翼安弱則翼強起爲名岳妥爲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迤而上殆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戶俊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推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俊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七

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褰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蹠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釘餽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竒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晻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輳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滹池滌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溴奄响將迎縱橫漱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涿度其液觸遙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羣凝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爲瘴氣不得爲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



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爲彊大抵以兵爲阻以險爲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爲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熊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擐旗虜將而爲樂不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珙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舊壁荒城豆分棊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

野逐獸者非卽其獸徘徊陵陸踰跽陂阜裁約六國眈眈九道孰爲龍首孰爲天竈向背孰徙草木孰邁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袤爲虵孰尾爲鸛孰囓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埃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道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鞞忿豢去就所過之邑鷗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瞻以民試手爲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惕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俊不能糾其謬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

晉基自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呼侶嘯  
類提羗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軍  
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三關遂  
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  
塗炭客宗廟於妖尫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  
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  
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  
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  
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  
盜官兮內洁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  
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楛縮劔以  
銜冤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非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

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  
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樵鉤  
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壘王二老猶  
自輕之士壺關令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  
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卽以仰之首名歸山岭營紆  
餘巖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雲衣之廻還積衆精於寶姥  
糝靈氣於天丹轟霹靂之朝覆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鈔邊  
鏐銑鏐鏐鏐鏐其玉則瓊玖璘琄瓊琦璵璠石黃綠而青碧  
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磽砢赭堊理長之爛煽陰映宛  
倚穹注蟠聯絲絳氈縵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  
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  
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治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輪於

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秋胡  
月明星精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鷗趨鵝隨往還青冥木棲則  
鶉鷩鸞鶴水止則鴉翠鳧鵲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  
有距回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  
鹿瑞獬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覆勤母漏盧麋銜牡蒙菴蓉  
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葍如雷茈胡雲英玉支解  
蠡菴藺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糅芳臭粉敷或同葩異  
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  
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柗楓檜思仲蕪荑梓漆樞栲  
青檀紫葳樅檍槐棗棠榴棹梨陽櫨壓桑粉榆椌槻交柢竝  
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蹇金石姿彌根  
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一

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櫺楹下隔  
百步猶樛蔓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  
之詳也且聞之漢耳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  
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  
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圖苑囿之觀土水之工戶牖朱綠之飾  
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  
視忼然咸願獻力京師進娉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車馬  
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汾潞之人披  
蒼莽伐崆嶽賤新甫之栢簡徂徠之松激春淫之悍豪扶丹  
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宮以壯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  
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蜿蟬翠幃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  
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

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庶  
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爲議郎居講朝  
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  
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  
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邑之任以觀其所莅興利如此顧不  
爲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  
欲攻者攻登者捐者剝者斷者烹者掇者繫者戈者四時憧  
憧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艦彩製羽毛甲鱗  
弓矢鎧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  
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  
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  
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鶉火之流烈感斗極之

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狂厲之感無喘夜輒瘵之  
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憤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  
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  
馳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據其鬱矜  
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  
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  
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  
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  
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  
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  
竝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  
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

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頓踰躡納土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剗隆成之堅躬環甲冑磨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敕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熹辯者不知約從連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二

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鷲猛而爲勅敵之怒心鑿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追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蟲蛇創其室廬剝木成舟結繩爲罟剡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輶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鷲不數十年

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  
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  
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  
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  
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  
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  
而儻爍坤后斥縑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  
覲其徽纒捨倕繭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巒以  
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寮雲縮萬堵塗  
以齊赭甃以虢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  
織貝荆簪丹而箇籥蒙羽之織縞澗漚之臬紵優尊而百禮  
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四

東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愴乎空峒積摯鴻  
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域三河之  
衝濬斷乎滄溟背棲乎犬戎齊楚甌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  
適楫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  
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卽疲其力不出於官  
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  
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  
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鑄莊  
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  
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  
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  
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委榛

茫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於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鬪管豎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困倉善賈之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兮北伐之涂推石傅土決其成功束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五

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旣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生颯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爲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其

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貲大姓之家列肆侷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紉采綴鍤爛焜煌被以黼綉裹以雕墻狗馬棄齊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之衣裳賘昏祠葬隳敗紀綱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豢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爲常州縣徒史私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靡潰輸幾俟而幾王彊桀相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刳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釋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噐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災而彼反爲宜從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

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餼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歛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司之以猷答下撓之以迫催索之於邇則此旣莫有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跼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期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因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



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地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  
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  
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  
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  
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  
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  
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纓君  
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  
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旣無  
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

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於後  
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鄉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  
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興司險達其  
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鷲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旣  
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斲材者有  
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卅人之專取犀象麋鹿  
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孳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  
大順不可勝用孟子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  
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  
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  
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江河山出銀甕丹甌

椒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龐  
睂耆耆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  
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  
知而知之甚詳克已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  
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  
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  
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  
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  
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

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  
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  
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  
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  
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  
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隕然載  
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邱垓  
之山簣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  
增衆糝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  
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  
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踧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旣而少進曰問  
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爲之

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緣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石樓賦

明 何景明

石樓先生既捧檄於外臺將命駕於中州乃假道以省乎高堂馳太行之阻修展其曠懷慰茲遠遊覽山川之如故訪風景於石樓念舊遊之所在舉壺觴以優游遂與客沿清溪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十九

絕澗控天梯鉤石棧羅羣山於膝下挺層臺於天半撫千載而孤瞪縱萬戶於一眄此其大觀也而重峰結翠簷牙之迴薄也疊嶂週遭墻垣之連絡也列岫吞吐戶牖通也樹色渺藹施簾櫳也若其璇題約月畫棟承雲乘長風迸斜曛烟霏霧冥鬱乎氤氳橫披風雨側逼星辰又晦明之相因也時而窮八極之表九垓之垠高寒冽乎肌骨寥廓蕩乎神魂已而嘆曰是則天下之奇也彼麗譙齊雲并幹落星極匠士之工巧破人力以經營貯絲竹以待夜豔羅綺而嬌春及其盡也莫不華落聲沉墻頽基湮向之靡麗雄傑悉風散而波淪此不可稱於大人也曷若茲樓根於凝成肇於鴻濛天造地設禹鑿神功丹雘不御斧斤何庸俯兮無極仰兮無窮日月之所出納乾坤之所併幪擬闔闢而不閔等古今而同榮客曰

先生亦知夫遇乎遇則重不遇則輕故水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峩峩顯於三蘇龍門顯於二程盤谷托昌黎以不朽匡廬得六一而益尊吾今始知石樓之遇觀其峴峴隱顯卽德之深遠也振拔閭閻卽才之高曠也旁合而獨起中立而崔嵬乃其威也萬仞壁立乃其直也四境俱通乃其聰也突兀崢嶸睥睨遙空乃其噐之宏也白露飄飄芙蓉碧霄乃其出塵之清標也龍虎交蟠鳳凰雙攀羣峭互出紆綠流丹乃其文彩之翩翩也至其所積之久所培之厚則又仁者之壽也况君子之所愛或假情以自寓或托物以自省趨合而形忘機會而神領豈徒恃譎崛以誇竒翫清絕以炫景耶於是攀翠磴及瑤巔玉巢棲鶴銅柱擎仙洞雪積素山月連娟排石窗而擠礪戶咸興極而言旋但聞崑嶼風生萬籟始聲天高水清於太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

筆山賦

常

倫

十五歲作

山形噩石色碯驅神兵加斧鑿儼乎大境之開凜乎寒玉之削雄一邑之崔嵬鎮三晉而橐籥極萬仞之盤旋聳五峯之立卓疑天上之飛仙遺袖中之筆閣以天草爲穎毛化硯池爲溝壑石立人形崖崩虎攫怪怪竒竒磊磊落落東則沁河浩蕩山環其中萬頃一碧泛綠浮紅波搖明月浪拍長空可登兮可釣可浴兮可風一瀉千里莫竟其窮南則小山玉立狀若崑崙黃沙崖半翠栢成叢乾坤秀氣造化神工肩武夷兮丹山碧水分太行兮怪石危峯若紀計之有盡雖九章而無功於是自西而望則雲林縹緲有山翕然煙霞出沒光景

連綿藤鎖樵人之路花迷仙子之崑鄙楚山兮六六妬巫峽  
兮三三自北而眺則山名鳳凰一參一差一弛一張集岐山  
之瑞來沁水之陽異兩石之分立若一办之所傷玩斯山也  
則浩浩乎若憑虛御風而不知身之幾許飄飄乎若謝塵羽  
化而不覺其心之徜徉也客有自西方而來者舉以告先生  
先生曰噫吁嘻此吾志也試爲子言之粵彼晉陽實予之鄉  
山塵雨趨天之一方胡馬依風丹葵向陽故嘗知外之不足  
貴抑亦思本之不可忘第欲早尋乎青山之廓將以晚搆乎  
綠野之堂聽子言之是是使我心而皇皇客乃俯而歎曰於  
戲物華兮天寶人傑兮地靈惟山川之秀乃豪俊之鍾蓋聞  
筆山之所由美因究筆製之所由興故夫太極抱真造化蘊  
藉神機之破鬼物之泣雲漢昭回日星分級此天地之所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一

爲筆也鳳鳥有感麟獸就殛隻字袞袞片言斧抑羣后臧否  
天王黜陟此春秋之所以爲筆也雷奔電歷霜懸露滴兔盡  
南山鴻飛西適出入有神迅速無覓此學士之所以爲筆也  
實核事工褒當貶的一夫所言萬世所適正人直書絕惡如  
敵此史氏之所以爲筆也今先生名著於海宇望隆于公卿  
筆端霜擁筆陣風生叶胸中之錦繡燦筆下之崢嶸驅海陶  
兮硯滴煥星斗兮文明固將以經綸之大手寫天下之太平  
而晉之山名爲筆者又奚足以爲先生之經營哉雖然蕭齊  
始號古以別名後之因之是則是憑或趨夫山水或扁夫軒  
亭脫姓字以尊美於詩人而結盟緣小子之何識爲先生其  
自評與其千里之徒慕孰若一號之稱情慨筆山兮何幸共  
美人兮俱清乃歌曰沁之水兮筆山仰高峯兮難攀挹先生

之清兮與斯山而班班先生亦起而歌曰筆之山兮沁之淵  
身清流兮心高於巔予之號兮子之宣良有得兮我心之同  
然客喜而笑相爲飲樂月落尊空客去卒醕先生援筆而書  
拂琴而操蓋有得於高山流水之調也

前析城賦

李咸

天地吾不知其何所紀極也六合之遙八荒之浩十州之內  
五嶽三島環元流長炎元縹緲生祖鳳麟聚窟相照蓬萊方  
丈瀛洲矯矯東岳西華恒衡嵩表足之所不經目之所不眺  
想像之所不成議論之所不擾惟此十大洞天王屋居先王  
屋之上析城巖然載在禹貢經典名篇生斯長斯胡默默而  
不彷彿其一詮其爲質也縣厓矗立四壁峭堅猿不能上獠  
不能緣其山之頂舉爾平川寸木不生藥草芊芊徑四則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二

十里之陌阡星列碁置龍窩蟬聯散散整整巨細分分  
合合深淺於彌漫草色之中焉有千年潤之山腰石無一日  
乾之海眼泉泉之清也者瀆瀆澤澤如鏡光秋月不用分犀  
焚膏對物則妍媸美惡罔不纖毫畢見於其前其濁也滄滄  
漭漭混沌沌靜如勻晦禹甸數頃平原動則濤奔湍急電  
掣風旋萬枝洪波白浪掀天是誠蛟龍之所出入靈仙之所  
宅潛六事之責桑林在乎其東偏成湯之廟立於其巔旱焉  
致禱禱則興雨祁綿以是取水者三百六十千里奔馳而不  
憚乎峻山遠水崎嶇跋涉之維艱南至於南河之南北距太  
原之邊東極東都西抵潼關罔不陳牲設幣爲之至止而告  
虔有宋熙寧前後奉旨殿宇崢嶸丹堊鏤雕三百餘楹黃冠  
羽客越百餘丁迨今廟貌雖圯大殿重巖功集於邵武太守

原氏渭陽雪齋先生瞻言換水鼓角齊鳴絡繹迢遞致慤以  
迎孰敢纖毫翫情少千罪戾於其神明人之遊斯山者春日  
載陽四顧山光紛紛匝地鳥語花香睨睨上下天好其傍雲  
氣下飛山烟上徹氛氳撲鬱而興致爲之超絕因歌之曰網  
縵鎖緝山川滋溼維彼耕者罔使不給若夫朱明入夏盛暑  
炎張鑠火流金揮汗灑洋偃仰石磴策颯風揚如瓊草琪花  
玉簾瓊床赤日行天午不知烈烈之難當因歌之曰薰風南  
來願分其涼蘇子之咏切不可念及其脫葉秋山金飈應律  
青女揮霜織唧蟋蟀螢火之光斷續星簇因歌之曰西成在  
望稔熟異數誰非赤子念彼不足省刑之月威尊典重罰不  
可濫惡不可縱至於嚴冬凜烈六花皜潔狐走鴉行梅花竹  
葉虎嘯巖頭鶴啼斷葉煮酒臨峰與客對酌飄飄乎如羽化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三

而登仙者後先爲之一轍因歌之曰胡然而風胡然而雪挾  
纒之施皆可隨分自將而各致乎老安少懷之豫悅果其然  
也能盡乎數者之襟期庶可爲遊覽者之豪哲

後析城賦

李咸

戊春正月十九日積雪凝山而明庶和暢廣文許天礎先生  
突至招遊析城予曰噫竒甚矣雪擁迷離而曰遊山噫甚矣  
竒先生曰不不吾欲探竒而不乘竒時歷竒山竒水則山水  
之竒不竒遊亦不竒且吾輩舉事欲止則止欲行則行倘步  
人之步趨人之趨不能獨出意見烏覩所謂丈夫氣骨乎子  
何河漢其見乎行矣遊竒豈畏雪乎且罔遺厥途竒奧而使  
奚囊之不富也予曰諾敬唯命乃率役從四人離村而進二  
十五里有旋風嶺嶺西巖半有風洞人以木石投下輒卽吹

出將風之前三日風聲呼呼聞二三十里遂爾風滿郊原出三日則三日風出五日則五日風出之聲大則風大出之聲小則風小是誠宇宙之一奇觀也過此越層山登峻嶺危巖峯嶺偪窄陡險攀藤緣木山盡而水見泉名曰煖雖盛寒嚴冬微冰不結氣蒸蒸勃發直與春夏之烟雲鬪勝可不謂奇乎沿河而南折行二十里許日鐵盆嶂由山直上鳥道羊腸約二三里許有龕龕上有厓厓壁立萬仞峽壘中有水如珠簾碎噴滾貫相逐而不遽注下有石仰承凹然如盆然從不溢卽遇祀事汲數千人亦不少減蓋後唐洪密禪師成道處也噫奇矣尤奇者轉而西南豁然照鮮其色改焉如赤城霞起紅映林田如公瑜慶兵江火連天如火樹之合銀燈之設爲之焜耀而焜煊地盡丹穴山抹朱顏其爲形也巉峭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四

巔嵯崿嶮刺投巒崑崙不與他山之鏤鈍爲緣如細柳之兵劍戟森嚴如早朝之笏鴈序聯翩如五指之峰交背而前高下踈密凝然巨瞻令人手不及指目不停睚從者曰此千峰也盤亭之奇之最勝者也因縱觀奇勝獲覩先君子手澤於盤嶂諸境其所撰所書如了凡和尚傳三和尚傳修鐵盆嶂記諸名公詩先生不勝擊節嘖嘖稱道低徊留之而不能去無何夕陽在山止宿於水頭簷皆茅覆墻盡石甃居然又一洞天之奇矣明日循厓東上踞析之巔巔東南絕巒處曰南天門南有九河北有雲間東有天井西有歷山迢然遠矚因俯仰千古憑弔往事羲舜之聖司馬之王柳后鄭相襄敏鄖陽貞肅之操七桂之坊李原兄弟科甲聯芳兩魚之貴三正之堂邵武之介鳳縣之剛地靈人傑不盡揄揚後有作者將



山高而水長從者卒曰山之東巖有洞曰龍洞之六合皆石  
髓所結潛見飛躍雙單盤折中有大齋其色黢涅寬則數武  
從未知其浚竭道路巘巘懸厓危隍不敢相隱故爾饒舌先  
生曰壯哉是僕傳奇於穴與子偕遊盡此暢悅予曰不不天  
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實見者不如聞者之蓄且留其餘步  
以待後日先生曰諾亦唯命今而知奇不在山水在子能留  
餘地以自處且能留餘地以處人也噫觀止矣乃檢點奚囊  
錄予數言以歸

漢澤賦

國朝  
白象顯

河西之賓適于河東問于主人曰曩聞夫子之邦洺唐虞舊  
封之內以爲泱泱大國之倫也今睇覽其槩才如黑子著體  
耳若其山川物產之亭毒風俗古今之易更可俾鄙人傾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五

而悉聆乎主人曰唯唯僕將覩縷以對而恩吾子之清聽也  
不腆敝邑肇自虞漁漢澤著名于戰國陽城更號于唐初接  
秦豫而肩聳跨燕趙而臂舒爾其形勢則崦山俯瞰于後析  
城拱揖於前左帶沁溪而漾漾右襟畫嶼以巖巖砥柱王屋  
峙東西之雙闕盤亭雲濛列屏嶂以千鬟蕉堯靈通之寮刺  
白岩卧虎之纏綿或嵯岈而中斷或峩峩而纒聯其貨則石  
穴之炭積如黑壤鍊冶鐵炯發夜光以釜以甌烹飪唯良  
鉛既分乎黝素土復別其赭堊爰制噐而象宜亦塗墍夫丹  
艘石經火而飛灰黏無異於膠漆硫溶液而凝黃焰倏爾其  
騰烈咸五都之市所必需而軍國之籌所勿缺其木則桑楸  
桐檜榆柳椿槐榭欒偃卧于空谷松栢挺拔于巒隈枝糾韞  
以交亞葉掩靄以縈絃干青霄而亭亭直上陽鳥回翼于高

材其藥則麝香五味蒼朮黃精芍藥藁本益母豨苓木香料  
拏于峻極何首雲卧於崎嶇葢殊形異彙而不獲殫述厥名  
也封域之內則原隰墳衍阡陌綺錯黍稷油油麻菽澤澤家  
張鷄犬之欄戶軋杼柚之樂此有耳者之咸聞而具目者所  
共矚若乃古今易制風俗迭移月異而歲變遞趨而就卑敢  
因明問以竟其辭夫其殷遙邃古遐哉邈乎莫得而考稽也  
亦嘗詢茲黃髮之詔質諸掌故之遺有明中葉成化弘治賢  
聖代作渾噩冲夷革式偃野畝被棲父誨子以愿樸夫刑  
室以勤劬弦誦必夜耔耨維時闔閭中宵而弗鏘賦稅順則  
而不知野老絕跡于城市戚故契濶於往來當是時也茅茨  
弗剪土簋無飾土有溢困女有賸帛務本力田節餐績學維  
氣之靈篤生英喆原襄敏筆籙藍縷遏旤亂於未萌楊貞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六

茹槩飲冰嫉貪婪以如螫爰備棟梁爰儲棗楠守樸茂之遐  
規保元氣而弗蝕農服先疇士食舊德務儉嗇以齷齪留堯  
風于蟋蟀隆萬旣降戶實家殷物力旣以餘裕儀章寢而漸  
興輪奐高明而美侈冠帶我博以華文禮必尙夫豐溢噐日  
飾以竒新然而時和年稔猶可勉以逮其外形也漸乎叔未  
益趨于澆紈袴徧乎里市貴介長乎情驕奉逾適于精鑿態  
務掠乎清高旭三竿而偃仰夜達午而號呶茗煮龍雀之味  
香薰蘭麝之膏列尊爨于几案刻商羽于笙簫宴必遠羅夫  
珍錯食必大烹以淳熬君子暴殄于文物小人恣肆于遊遨  
以故惡極貫盈孽稔禍招雨澤屢愆于地胍烽燧直達于雲  
霄奔墳山谷凍餒啼號蓋十餘年所而後二三遺子始得以  
相聊云爾

興朝受命再造區宇武紀恢疆之勳文致升平之德所貴唯  
賢所寶唯穀賤末而重本懷忠而抱慤薄海熙熙四民樂業  
蓋三紀以來可稱太平無事調和玉燭者矣而不腆敝邑則  
有可隱憂而蒿目者夫殫物以窮寵畢方以媮樂非保全之  
恒事謀生之極則也曾去時之幾何而今彌甚于昔若夫設  
綺席肆廣筵臚羞旨布琅玕狎獵金玉充溢方圓侍者呈媚  
巾幘倩娟客賦醉而言歸主晞露以湛湛爾其燈宵寒食午  
節中元爭庀具競烹鮮挈觴榼逐後先男女妓服絡繹聯翩  
致飾程蠱僂紹便妍微眺流睇粉黛連卷及其春秋改節以  
祈以報靡神弗舉靡牲弗效迎迓則舉國而出郊享賽則傾  
囊而縱樂旌旒飄颻以蔽空珠璣錯落而焜耀鉦鼓徹旦以  
鏗惶野唱喧闐而哮叫神醉止其未歆祝飲福兮橫道矧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七

人習附注時尚囊鞬樹羽幢幢伐鼓田田羗張侯而制正復  
設之以鉗筵襲錦褰之炫爛奮螳臂以空拳爾乃通化居貿  
有無等跬步于閩越履蘆葦于江湖儻僞紛其百出誠慤胡  
以爲乎以是琳宮梵宇靡弗增飾緇衣黃冠謁來如織名不  
占于版圖目饕餮以糜食由圻甸而南西田荒蕪而弗闢蓬  
蒿蔽乎虎狼場圍遊乎麋鹿耕者晨星之熹微用者泥沙之  
委擲窳惰優游日甚一日苟不卽于貧窶雖陶猗而莫得况  
丁壯而單寒冀腹果而罔獲假水旱之告災詎自甘于溝壑  
夫物極反本者循環之至理也永終知敝者消息之大義也  
故達人識士覩江河之下則思砥柱于中流勿使泛泛如不  
繫之舟任其漂蕩而不知休也今誠察天道之變揆人事之  
愆返古更始改轍易弦懲游間之躍冶裁奢靡之造端敦以

儉節勤以桑田猶可復陶唐氏之遺風而不至迫于危顛是在司風化之權者有以睹乎厥先云爾河西之賔憮然爲問曰子爲桑梓至計亦杞憂漆操之恒談也鄙人姑識以傳焉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漱石瀟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緬關河以騁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平之遐尚同宗炳之幽情渺山川以延佇披酈生之水經惟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竒字馳逸想於漢亭沁流兮清淺午壁兮洄瀦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八

飛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騶唱嶺上兮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嫋嫋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晷怊怳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失羨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關之角立古今何嶮廓兮咫尺其如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溘嗟予心之要眇兮儻若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羗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閑雲聊逍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可論

海會龍湫賦

陳國珍

步商林以遐矚兮遂跼坤維之上游聆香梵之幽妙兮爰參  
帝釋於神洲驚長波之漭漭兮遡潺湲之薄流來象外之冥  
悟兮滌衆有於浮漚於時朱明旣謝白鷺晨飛青楓遞引丹  
桂初輝詩詠杜陵之句聲入歐陽之扉雲翳翳以徐起日靄  
靄而餘暉泉涓涓以吐溜風拂拂而留衣朝發騶於東郊夕  
擷芳於水曲憶枕流於孫荆同悲思于宋玉聊登眺以消夏  
亦徜徉以免辱歷幽巖而凝神濯心胸而止足爾乃挂騃駐  
旆穿林涉徑法鼓風傳疎鐘竹應八樹鬱蔭五芝鮮淨想勝  
因以遺塵宗淨理而生敬雨花飄帝子之香迸水溼列眞之  
乘石俛首而悟機狂克念以作聖瞻紺殿之崔嵬旣金楹而  
玉舄乃蘭栢之繪靡亦山節而藻稅諸天無情而有情觀世  
玩迹而滅迹浮屠絕業以干霄鳴鐸麗天於咫尺若夫清流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二十九

瀾汗古澗沖澗滲淫滴瀝瀲灩洑滌雲錦散采於沙汭之際  
明霞揜映於沼沚之中漾萋萋之文苻浸落落之長松鶴侶  
翱翔而容與鳧雛頡頏而鳴嚙醴泉地出奇壑天開清借姿  
於灑露香挹美於酈醕窮源旣通乎潭府溯流遂漑乎長涯  
氣勃則懷襄陵岳怒張則吐納風雷灑潤瀆瀑漩澗淪洄或  
觸岳寧而山立或排礪砢而龍堆混萬形于一坎包衆象於  
微隈乃若天朗氣清宇宙澄寂微塵不飛纖蘿不折輕風颺  
激不成文遊雲蕩影無留跡洌演沂淪困泫滉澈恬鱗顯見  
於陂池芳芷參差于厓側丈人曳屨以長嘯野僧振錫而高  
唵或招隱淪之什或發霸客之音一觴以適口半濯以疏心  
覺遣興之不盡慮入山之不深夫何思而何慮豈有懷之莫  
禁及夫羲御回輪於虞淵之谷大明撫轡於金樞之鄉引元

兔於通馗集素娥於中唐風篁成韻沆瀣流漿潛蛟出伏遊  
鮪淵藏混澣灑渙澄澹汪洸標之以翠翳泛之以浮菖琴高  
乘鯉而遊行青女臨波而靚妝豈羨沅湘以濯纓徒悲靈均  
之任石緬彼江濱以遺珮還憐交甫之褫魄惟岷山其濫觴  
亦盈科而激漑伊大塊之無窮悟潤下於一轍哀有生之須  
臾空歎逝於朝夕於是游目旣遍體適心閒入無出有物我  
俱元還自然之妙理齊萬彙以並觀同古今於一致聊逍遙  
以永年抽毫命楮是用作歌歌曰金風起兮河漢清周原辟  
兮百穀成順帝則兮民之生適余懷兮長天秋水平

卷之四十七終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七

賦

三十

